采菽堂古詩選

采薇堂者嵇畱山人讀書之室也[illegible]兄弟四人長故明侍御靖國難有老母[illegible]人奉之偕隱河渚教授生徒以資甘旨之養一門孝友遺世而獨立四方士林爭目之曰人倫模楷在是矣會其故人胡少宰兕妻嚴侍郎灝亭仕宦京師彊之出山人則襆被奚囊從兩公游與商確名山之業而才情風發赫然傾動朝野踏門投刺者踵相接也且胸次灑落議論飈舉掀髯一笑嘗屈其座人有時都官置酒高會必招

山人或令書拈韻七步成章或口荅手裁五官並用其所為詩不屑追踪漢魏以下而志趣之於古人可以相方者晉則陶元亮唐則孟襄陽而明則謝茂秦也故其自稱曰山人而人稱之亦曰陳山人云余少曾授經間亦好為吟咏見山人手鈔古體自卿雲擊壤以及六朝凡若干篇悉自註釋謂及門曰作詩不學古體猶冥行者之昧昧於途也雖跬步亦窒礙矣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可以戒故其效至於動天地泣鬼

神三百篇尚矣漢興制作爾皇變四言為五七言而雄渾質樸有古人意曹氏父子才聚一門騷騷乎稱極盛焉至晉宋潘陸鮑謝華足以駕班馬凌嵇阮而山人則於陶集中披採獨多謂不失十九首遺意若齊梁若陳隋沈約庾信非一代巨擘乎然已漸趨於律閒有唐風氣故山人於初盛中晚另為一集蓋以别於古體也雖然古體之選莫昭明若矣昭明所取嚴未免遺珠之嘆況梁以後有未經昭明論定者乎詩總

詩所詩乘備矣又徹嫓其濫不若玆編之精採也其所載凡例及每詩下評隲總不外乎言情情而準於理則正脩於辭則達此編向存宛委書庫山人考終時檢以付嵩曰三百温柔敦厚之旨盡於是矣吾恐今日言詩者俱入宋元一派則古音幾不可識矣是編也其亦有救時之苦心乎山頹木壞以來碌碌塵墟求邉舉以問世今校士之暇編輯而刊布之以為後學津梁嗟乎卜子夏作詩序以授其門人曾申轉相傳述至

毛亨作詁訓鄭康成作箋註一本西河之教其後申培公言詩於魯而韋賢治魯詩轅固生言詩於齊而蕭望之治齊詩其源流各有屬也予雖不能頡頏諸子然亦未敢私為一家之言一人之學也

康熙丙戌春正月西湖受業翁嵩年頓首謹序

采菽堂古詩選凡例

詩選葢不乏矣然善者顧希夫選所以别白黑定指歸齊不齊而一之斷斷如也夫以書之不齊也任其不齊則亂過而强齊以巳意夫古人之志惟獨是是聽則偏夫人歡者鼓歌慼者喿欷情動者聲流性靜者旨遠簡者質文者華里巷之語近而誠朝廟之作典而諛治世之音舒以緩亂世之音哀以思是其調乖古今作者情殊才各以異厥所處之時之地恒不同今選者多挾持巳意豫有所愛憎引繩斤斤用一切之法

緪之合吾意則登不則寘不足以觀變盡衆長夫衡所以平無重也巳則實有所重因緣衡物莫不重其所重重非重輕非輕合之論詩論古文辭者何以異是故于是選無耑旨有美必錄詩之大旨惟情與辭曰命旨曰神思曰理曰解曰悟皆情也曰聲曰調曰格律曰句曰字曰典物曰風華皆辭也曰神曰氣曰才曰法此居情辭之間取諸其懷而衡宣之致其工之路也夫詩者思也惟其情之是以夫無憂者不歎無欣者不聽巳實無情而喋喋焉繁稱多詞支支蔓蔓

是夫何爲者故言詩不準諸情取靡麗謂修辭
厥要弊使人矜強記採摭剿竊古人陳言徒塗
飾字句懷來鬱不吐志不可見失其本矣於是
懲噎而輟食思一矯革大創之因崇情刋辭卽
庳陋俚下無所擇不軌於雅正疾文采如仇讎
其或辯古今聲調揆體格則曰是舉誣罔我知
詩言情何古何今何所有體格嗟乎風之遁壇
也尚矣靡百年不遷者始未常不敵靡而後稍
澆漓獨詩也乎哉顧此非獨不善率循之過也
往者逝來者承之乎無攺則數數則窮窮而

通之變以異故久乃大謬不然故晉宋之於漢魏猶踵事而增華也梁陳變本矣及其每變愈下初亦恬不之怪久而益患之立乎百世之後指百世之前昭然若隔霄壤極則思返故近體古詩之流也唐人之更爲古詩極而思返也然世彌遠風彌殊梁陳詩雖近律而古於律唐人五言古詩不爲梁陳近律之詩而終非古詩故因近體以遡梁陳因梁陳以遡晉宋要其歸於漢魏此詩之源也今夫詩之不可廢者以其情與辭辭則代降矣情則千秋勿之有改巳悲歎

得失感時命物合離慕怨之遇中怦怦然動巳不自已而言之且詠歌嗟歎之如必上古則三百篇四言足矣何以有五言七言何以有歌行律絶是晉宋未爲失而陳梁亦未可厚非也因比而同之直以爲無優劣代降人不古之法而師心夫古所以幅今也蕩而不爲之幅則安就易就易則日俚原伯魯不悅學楚巴人莫和陽春白雪寡者便焉中晚唐之後爲宋元宋元之工者詩餘詩餘轉爲南北曲南北曲爲今之吳歌小曲此亦言情也無無工者取而列簡編與

國風雅頌將可乎哉故體格不可不分也體格之既分吾亦存其體錄其長攷其與古人同然之情而各極其致高者高下者下瓜剖豆分犁列而不廢而以施其論斷焉夫體格之分也何直古今生同時習同風而各趨其所近故顏謝異勢元亮與顏謝又以殊塗梁簡文好新聲爲靡靡之響而歸者如沈休文獨清切罔事雕刻江文通則又步趨繩尺間師魏晉分鑣別軫非一格庾肩吾曼聲華腴其子子山乃沈雄宕逸匠心而獨運今弟勿深攷漫曰師古人卽不知

所師是何家也夫古人之體格如五色異丹黃八音異淸濁如歐虞顏褚之爲書也其字形結構命筆有意態方圓肥瘠若背馳然不壹别白區分即有所撰述擬一家言旁參以殊體駁且不倫常用一二語爲通章累而頹曰何古何今何所有體格豈不謬哉雖然此猶其小者也如必將崇情而刋辭則弊不弟是夫辭所以達情也情藏不可見言以宣之其言善聿使人歌詠迺逌而不能已已赤子悲則號喜則笑情肅渠不貢非其母莫喻者不善言也田夫野老懷抱

一言當言故至言也抗手而前植杖而談語未竟而人啞然笑之即不爲人所笑而過三家無相傳述者吐於學士大夫之口溫文而爾雅天下誦之後世稱之言者同而所以言者善不善異矣烏之鳴烏烏牛之鳴嗬嗬人莫愛聞者黃鳥睍睆其音則聽者樂焉故雅俗之相去也遠矣艸木之華同色與香豔者貴布帛之度同五采彰經緯密者珍如必將崇情而斥辭弊非徒闇古今昧體格又以亂雅俗市䦧之叫囂於肆也言鄙倍曾是學士大夫而顧類之取憎聽者

貽百世非謂雖有周南召南之旨孰從而歌之
故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爭於雅者之言情也則
不善言其情者也夫有情而不善言之則如不
言有情而言之庳陋俚下而無所擇取謂百世
則如默焉故尚辭失之情猶不失爲辭也尚情
失之辭則情并失夫詩者思也惟其情之以令
失情而崇辭辭無所附失辭而并失情情又無
由宣詩之亾在此二族矣誠試披覽古人之詩
雖體格不同代以降無不善言情者何則雅故
也故情古今人所同也辭亦古今人所不獨異

古今人之善爲詩者體格不同而同於情辭不同而同於雅子之此選會王李鍾譚兩家之說通其蔽折衷焉其所謂擇辭而歸雅者大較以言情爲本

夫詩所取乎情者非曰吾有悲有喜而吾能言之人亦孰無悲喜者人不能已於情而有言即悲喜孰不能自言者吾言吾之悲使聞者愀乎其亦悲吾言吾之喜使聞者囅乎如將同吾之喜蓋有以言言者矣有以不言言者矣以言言者言尚其盡以不言言者言尚其不盡夫言尚其

不盡非不欲盡也臣子而或不得於君父懷抱志義而遇或非其時有所欲而期得之不言則不可已言之則近於貪見人之不善而思規之規之召怨不規非道於是反覆低徊故謬其辭反其旨故古之求仕者恒爲思歸之篇也怨離者恒爲且合之望也謙已之不善者使人思也陳古之善不善者所以諷也託諸夫婦者君臣朋友之故也廣之山川時序鳥獸草木者各有取爾也十九首備矣能者師之夫尚盡者獨不爲善言乎哉今使同抱是情而一白於人二不

白於人工拙異矣同白於人而人一感一不感能否殊矣同狀一物而一肖其形一不肖其形得失判矣同詠其事而一僅詳其事一詳其事而其事之故亦傳淺深別矣故寫物者若繪之雖然猶未如生也形人者若將覩之雖然猶未聞其啼與笑也狀是事圖是景曰似之矣無稍溢焉併所似而失之矣故言取其過甚溢所見以踰其分致其情而已矣此則盡言之得也夫言有隱有秀隱者融微之謂也秀者姿致之謂也融微者言不盡姿致者言無不盡漢魏以上

多融微之音矣然孟德之沉雄子建之流宕曷嘗不務盡乎哉梁陳而後作者尚姿致矣然陰子堅何仲言之流語亦有深者且如詠懷一也嗣宗茀使人思而子山則淚流灕被面下矣此寧可分優劣顧能悲喜人不耳夫所由致於工之路蓋有神明焉不此之求而惟辭之尚何益哉

詩所由致於工之路使人亦悲亦喜者神也往覆而不可窮遷變而不滞舉大而力不詘入微而旨不晦零雜兼併而不亂縈稠博引典冣而洒

如不紛非氣孰能勝之氣雄則厚氣淸則潔有
簡淡而亦厚者元亮之善宗漢人也有塡綴而
亦淸者陰何之善法古樂府也夫樂府之氣雄
古詩之氣淸然無不乘擅者誠有氣則淸非弱
之云雄非濁之謂論尚情而弱尚辭而濁者不知
養氣者也

夫吾與人共言之人不能言吾所言則才異量也
悲歡得失感時命物合離慕怨之遇將誰無之
山川時序鳥獸草木之變態將誰不覩之而人
善言乎哉人善言則無爲貴能言者矣吾與人

共言之而吾能言人所不能言夫同于人者貴
乎異乎人者貴乎子建之感遇嗣宗之詠懷元
亮之述志康樂之遊山子山之傷亂至矣亞於
十九首漢人樂府者也他家篇章時一諳之見
異者褒焉軼羣者賞焉才難不其然乎
言有緒者取諸其不亂也言有則者取諸其不瀆
也言益明者取諸其先後審也言提要者取諸
其詳略宜也言使人若傷若畏者取諸其敷陳
切也言使人若佇若傾者取諸其緩急得所也
言使人若思者取諸其蘊蓄不易窮也誰令致

之則法之不可以已也法有循之以爲謹有化之以爲變有總之以爲神無無法者士衡循法者乎文通元暉其流也子建化於法矣休文其流也十九首古樂府神於法者乎嗣宗元亮康樂乎山蓋日孜孜爲然非有他謬巧也夫射者三尺之侯不能中而養由基且以穿楊葉匠石之斤也宜僚之丸也謂自然者也

吾所謂致於工之路辭顧不與焉然非辭曷顯乎夫辭做三百篇而成聲者也此所云雅也鳥獸草木比興之旨其取材也博何爲乎非是則情

儁而不流夫關關吻吻之云者辭之善也子建之辭也華康樂之辭也蒼元亮之辭也古元暉之辭也亮明遠之辭也壯子山之辭也俊子堅仲言之辭也秀休文彥昇之辭也警尚其清也晉宋以上之清人猶知也昭明選以是也梁陳以下微諸大家即簡文後主張正見江總王褒無弗清者人不知也夫雅者因俗而命之也淸尤要矣

過矣于鱗之言曰修辭寧失諸理夫理調理也如析薪然循其理則離至於族則格夫辭貴達格

於一二言之弗順不揆文勢所宜使覽者尋其
辭究其旨卒中頓而不可下如人病痞塞結逆
氣不行又如手足痺痿不仁不良運掉故大不
可夫文上下相承首尾相應即有所振宕縱橫
離爲遠合爲近然故委曲以宣心中透迤蜿蟺
如貫也如纚絲然緒相引而不斷今首尾衡決
上下不屬緒中斷而無以引之則廢蓋自獻吉
景明莫袪斯弊而于鱗元美尤甚由後之弊失
在命意意莫適主也則雜雜則中斷由前之弊
者以辭樂用古人之辭未常協於已志徒取相

似昇而疊諸句中則便葱而不化或者欲速成窘於辭困於韻因漫易草略惟其所便足字數耳故條暢難之夫古人則未有若是者中晚唐或有之不善修辭之故耳夫理主辭辭顯理于辭曰修辭寧失之理則竟失之理矣今過于辭者以其修辭而中晚唐之是好若孟郊賈島之冥搜若韓愈陸龜蒙皮日休之險僻其傷理也亦多故予之論詩也尚理尚理則亟以六朝之修辭正之夫修辭至於詩辭之變化者也其言情也有以不言言者矣其取材於鳥獸草木形

其或鳴或動有吻吻關關之妄矣辭之變化哉

理之變化也夫理甚有條而不紊故變化生焉

章之美者則漢魏嗣宗元亮也句及字之美者

則康樂元暉陰何鮑庾也蓋理臻少陵而極甚

自言曰於律細是之謂耳然又不曰熟精文選

理乎夫文選修辭之學也今少陵所取者以理

而不以辭蓋理精而後辭工寧可二之乎俗士

不察闇於大較欲廢理而修辭及斥修辭而仍

失之理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苟通吾之

說知尚理之爲修辭夫道一而已矣各是其所

偏用相矯拂二者交誤予不敢以己說正之正之以古人然後是非可定

予所屢讚諸家以工言情此其志皆有獨感形諸聲蓋萬態矣志非有獨感莫強作也然作斯有志矣休文彥昇是也志非有獨感作而不深於情乃工擬古不則羈連景物語嫣然此亦情也夫抱獨感者情生辭不者辭亦生情夫生情之辭辭乃善矣予不讚士衡文通者徒以法勝其辭直淺之乎言情也元暉亦數篇佳耳餘乃守一法拗變化不能讚之他家暫而言情罔能多

且工若曹謝陶庾等若其語嫣然則同也夫辭不能生情如土木偶雖被文繡何以惑陽城迷下蔡故尚辭失之情終亦未得云辭也

古詩自漢迄隋代遠矣大抵多五言齊梁稍趨之律學者槩目爲古詩與近體判然是近體之源也今爲近體如不讀古詩見不高取材也陿隘坐下經初盛唐嶔邇六朝人各有所宗法如陶謝庾鮑陰何自太白少陵亹亹於兹故所詣卓中晚之衰也即奉唐人爲典型故調益靡今既目古詩爲五言一體易視之其爲近體僅僅切

磋唐人之矩度夫源流所自甚者至規摹中晚見滋下欲詩工得乎予亟表古詩示準的學者游息其中譬尋河得源順流而下至溟渤蓋無難焉

古詩頗見於今稍稍誦習學者之口以有昭明文選文選所取嚴無多佳者即所擯各有旨然已不乏遺璧獨於古樂府斤寘多而不能得完覯詩旨又訖蕭齊同時諸大家登者少由梁暨隋不更昭明莫爲論定庾子山才不下少陵今人莫知者悲夫蓋文選以外無善本時時雜見他

書者略不具若詩所詩紀取兼收氾濫夫以管

窺豹非全豹固病傭金披砂礫多厥力寡厥得

又別白蓋難亦病予是選殆不可已夫

古樂府無敵有去取梁陳而下尤盡心焉魏晉宋

齊昭明所收者間𤼵百一未備者補之於時得

一人焉曰陶元亮蓋昭明未能知其藴也於後

得五人焉休文彥昇子堅仲言子山斑斑璘璘

在簡冊於戲盛哉

選取精然厥欲以大顯古人便後學載籍多闕莫

究自文選之傳也人不知外此有古詩今是書

成所不登於牘者將終湮是思即數語誠工忍
寘之乎即語工未甚也辭情調適可諷覽忍終
湮之乎要無勿佳耳中自分上次上者爲圈於
題首凡二皆可誦次者爲圈一特可閱
如無所論列即不知何以云工也文選註雖更六
臣詳故實不究作者之意如十九首三曹嗣宗
元亮及他家詠懷雜詩言稍微者肯晦矣學者
習其讀而昧其情擷其辭而已且詩所以佳各
有處如吾前所云致於工之路者曾不之及將
故實爲佳乎此後人所以不窺選者心謬題爲

固陋謂徒以辭咎在註也予顧不俾辭費凡獨有情者旨深隱必索之希微情生於辭語嫣然者自單文隻字廋歎之間有所旁通廣引舉一反三其諸大家篇章多者爲總論於前讚其體勢處淺陋無知識用多謬誤冀幸後人之贊裨之不豫虞其非訕之也獨不能正襟言名理若大儒然蓋此選本言詩校計工拙未若講六經四子書求論正心誠意故不敢引繩批根格之以之禮義詞雖俳笑淫媟誠工不刪或曰夫詩係風化思無邪可不擇乎曰聖人之選詩與人

之選詩也如曰係風化將班六經不敢以若是僭且夫子刪國風存鄭衛善者賚不善者亦師謂能懲我也眡讀者志耳如今一意論詩復多岐譚名理二者乖反不特旨將俱不立故不爲意多岐術俱不立者詩計工拙言理則必辯是與非使古人之立言也理是者必工不必盡拙則善者乎然古人亦何能具如吾意也古人不具如吾意而吾今仍斷以理藉第令語甚至高理過舉將刪之刪之則後人窺吾選之外有某某佳篇也若之何見斤此不全不備以是爲深

憾脫不幸有其理甚正語粗疎甚不足吟詠將舉登之乎登之則學者咸放而之鄙陋曰古人固如此詩之道廢此論詩之旨不立也必若於此徘徊疑之於是於辭工而理過卽不過而未甚當者亦登於理甚正而辭甚不工者不可登無制非畫一是論理之旨亦不立也

作詩有本事與所引故實與所用典物與字虛甚能雅者各有由來力不能放註以俟博物好古君子

古書無丹黃處點次後且訛難垂久然無是無以

聳觀者故爲圈分讀也爲連點連圈標警也咸

文選詩分類一人作離爲四五觀者苦之夫詩雖

風氣以時辯手筆以人第各次人代使學者鑽

之仰之融會於心條貫以手得其旨趣縱而揮

諸筆莫不如志學古之益也不此之求而曰以

類是欲某類用某辭便剽襲非本計且類何定

之有夫詠物或自況應制或且述懷擬樂府古

詩非詠古人多自詠必欲格以類詩之隱甚矣

樂府如郊廟之章当朝大典也列卷首雖作者

某朋知之不以入集重厥體也相和歌雜曲漢

者佳於詩無殊也故班次鐃歌後夫子夜歡聞
之流變響也故附代末
一詩而兩家並載歸前人若二人體格大殊獨有
所甚似斷歸甚似之人
異本殊文視何者佳則從之去其所殊之文兩善
者並存註於下此句字小小者若大殊則附錄
其後
人代之分及爵里依詩紀所載
如將別體四言五言七言雜言宜分也即五言類
律詩絕句者亦宜分此非特蒙不暇且風相承

言異而體以變可用觀世奈何分之夫樂府創作者必歸其部不以人重厥體也或亦有未一者晉以後惟吳歌西曲梁有北調今憎其何謂持此將安歸如大道曲玉樹後庭花春江花月夜是也必如別體審凡擬淸商各曲無前後悉附本題然玆事繁且如擬漢魏古樂府題是古題也然各自為其詩耳仍當歸本人古樂府既然郎淸商諸曲不得獨異

婦女詩載卷尾舊矣然有不宜者如虞美人和楚王徐淑答秦嘉豈宜離列二處故稍以次相附

其不關時代者仍載卷尾

仙鬼詩錄於詩近者通附八代後體故不以代分古歌謠琴操逸詩銘箴辭諺雖前乎漢於詩固外篇故別為一卷載部末詩紀取大備雖隻語必錄今採其近於詩者自漢以後歌謠里諺亦附古辭之後從其類也

蓋予於詩非有所知矣第常虛其心窺探作者之意設以身處其時與地思其所欲言古今雖遠人雖多情具可見言美醜工拙具可知起巳亥初夏主少宰宛委胡先生家論列三唐詩先生

多所正定意莫逆其明年就都諫嚴顥亭館舍
辛丑秋南歸事中輟歸二年癸卯夏復走燕山
會胡先生移疾家居多暇日以稍差次舊牘於
是漢魏六朝古詩三唐詩及明李獻吉何景明
邊華泉李于鱗王元美謝茂秦諸集即漸評閱
並竟蓋先生所教誨予輔不逮厚矣媿學淺所
覩書不多上不及箋釋三百篇下則宋元明三
朝名家集無緣蒐採略備又三唐詩中晚無全
本或亦有疊漏惟古詩用詩紀本北海馮公博
雅君子也所撰集不致闕略敢先以問世

凡例載丹黃一條甚爲精當以有賴訓詁於
鐫板時去之其字斷句逗有不可讀難於通
曉者深悔其妄爲損益而增刊未易姑識此
以俟博學稽古之士重爲論定耳己丑三月
息影山莊攷訂訛誤嵩年并書

采薇堂古詩選凡例終

采菽堂古詩選目次

卷之三

漢三

卷之四
漢四

卷之五

卷之八
魏四

卷之九

晉一

郊廟歌辭二首

燕射歌辭二首

鼓吹曲辭六首

舞曲歌辭十四首

張華二十四首

傅元三十首

傅咸一首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嵇紹一首

嵇含一首

阮脩一首

閭丘冲二首

郭泰機一首

劉琨十首

盧諶二十四首

郭璞十一首

楊方二首

謝尚一首

卷之十七

謝靈運七十二首

卷之十八

宋三

謝瞻九首

謝惠連十二首

鮑照六十七首

卷之十九

宋四

鮑照四十一首

鮑令暉四首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齊二

卷之二十二

梁一

卷之二十七
梁六

劉孝綽二十五首
劉孝儀三首
劉孝威十六首
劉孝先一首
劉苞一首
劉孺一首
劉遵四首
劉邈三首
陶弘景四首
曹景宗一首

卷之二十八
梁八

卷之三十

張正見二十首
江總四十一首
顧野王三首
傅縡一首
岑之敬二首
徐伯陽一首
蔡凝一首
阮卓一首
陳暄一首
祖孫登三首

卷之三十一
北魏

北齊

卷之三十三

北周二

卷之三十四

北周三

卷之三十五

隋一

楊素十七首
何妥一首
賀若弼一首
盧思道十六首
李孝貞二首
薛道衡九首
魏澹一首
辛德源一首
柳䛒四首
崔仲方一首

弘執恭一首
王由禮一首
曾范一首
胡師魹一首
周若冰一首
薛昉一首
段君彥一首
呂讓一首
滑本一首
劉夢弓一首

列代仙詩

鬼詩

卷之三十七

古逸一

補遺卷之一

漢

魏

補遺卷之二

晉二

宋

補遺卷之三

陳

隋

補遺卷之四

仙詩

漢謠辭七首
魏謠辭一首
吳謠辭二首
晉謠辭三十一首
梁謠辭二首
北魏謠辭二首
北齊謠辭三首
隋謠辭一首
漢里語五首
晉里諺四首

采薇堂古詩選目次終